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

百史編

六經類 樂五

樂律考

管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樂曰扶來。亦曰立木。炎帝之時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解散。故士達作五絃之瑟。采陰氣以定羣生。其樂曰扶持。亦曰下謀。黃帝知天地識之別。令伶倫作律。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因神而存之。取竹嶰谿之谷。定黃鍾之宮。以爲律本。又鑄十二鍾。以和五聲八音。而施英韶。

命之曰大卷亦曰雲門

言其德如雲出能卷聚也

帝顓頊生自若

水處于空桑乃登為帝德惟天合八風時行其音熙

熙凄凄鏘鏘常命飛龍效之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

雲亦曰六英

言根盤

少昊樂曰大淵

言

帝嚳樂曰六英

言英

陶唐氏之始陰雨滯伏而湛積水壅不行民氣

鬱闕節骨瑟縮而不達作為大咸以宣導之命之曰

大章大章章之也舜紹堯治命夔典樂于時六府修

三事和因九功之叙而作歌播之為九成以明德象

功其命典樂之官曰命汝敎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

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

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既在位諧於其職其  
述職之詞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  
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間之笙鏞而  
鳥獸踰舞蓋蕭韶九成而鳳凰儀焉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子歎之曰樂則韶舞禹勤  
勞天下作夏籥以象功夏者大也湯幸諸侯伐桀若  
時雨降適時大旱虔精致禱黔首被澤樂曰大濩濩  
者澤也至周武王成文之德克商而有天下作樂曰  
大武其金奏外傳以爲肆夏樊遏渠呂叔王曰肆夏  
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武舞記以爲始而

北出也再成而滅商也三成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  
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也夾振而四代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  
總于山立久次於綴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之已  
蚤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孔子曰武未  
盡善傷其以征誅革命終不若三后德讓之為懿也  
其後周公相成王四征弗庭六服承德歸宗周也於  
是播樂以安禮木禮以節樂而睦頌聲興於是以六  
詩四始備六代之樂兼三王之事而太師以六律六  
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

則鍾射爲六律、陰聲亦六、曰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爲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被之以六、詩曰：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而樂成、周官大司樂、本虞胄子之教、變理之於性情、而約以六德、曰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舞教國子、曰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大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

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樂尊者享尊祀，樂古者享元祀，尊天而親人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天師、太師執同律吹之，以聽軍聲，而占其吉凶。故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較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春秋時，陳公

子完奔齊，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而聞韶也。其時先王之守官猶能審音知樂而通知其意。景王時將鑄無射，王爲之大林州伶鳩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尚利。章昭曰：以無所尚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殫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飭樂樂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聲應相保。曰



論樂以此  
爲近益去  
也其後紛  
紛矣

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  
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  
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  
利，物備而樂成，此樂之正也。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  
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  
耳，非蘇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  
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斯有蕃殖之財，於是  
平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  
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賈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  
之不相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鍾成，伶州鳩退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窺，大者不楸，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今鍾楸矣。王心弗堪，能無疾乎？」已王崩而鍾不和，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儀度，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天地之合，黃中之色也。故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

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  
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  
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元間大呂助  
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韋昭曰四三間中  
時之問氣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  
簫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前未實  
曰秀六間應鍾均利器用  
俾應德也德禮律呂不易無奸物也細鈞有鍾無罇  
昭其大也大鈞有罇無鍾甚大無罇鳴其細也大昭  
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  
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單穆公之言樂曰夫

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聽，有過慝之度，其何能樂？其後王澤竭而王官失業，秦并天下，六代樂韶武尚存，改大武曰五行，改周房中樂曰壽人，而始皇不說也。至二世，惟溺音

勸行極費  
人遇困不  
辭坎

後世多謂  
趙高之說

以爲娛丞相李斯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  
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殷紂所以亡也願上戒之  
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自朝廷下至  
人民得以合歡喜通慤懃非此則和說不通鮮澤不  
流亦各一世之化用度世爲樂耳何必華山之騷耳  
而後行遠乎二世曰善益耽縱而亡國漢興樂家有  
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官太樂但能紀其鏗鏘鼓舞  
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  
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樂也皇帝入廟  
門奏永至以爲行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

歌獨上歌不以箎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猶言清  
廟之樂也登歌再終下奏佾成之樂美神既饗也皇  
帝就廟東廡座定奏永安美禮已成也四年作武德  
舞象天下樂已行武德以除暴亂六年作大始舞文  
始舞本舜韶舞更其名示不相襲彰已治定也又作  
昭容禮容樂昭容古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主出  
文始五行舞舞無樂近至尊不敬以樂也出用樂明  
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因秦舊而帝王之遺音  
因間存焉已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製樂樂  
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樂變為歌

真悔過是樂

初高祖既定天下行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十二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爲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自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鬼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請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乃去沛父兄願留已復留止張飲三日乃後去蓋其樂也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

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而使樂府  
令夏侯寬備簫管更名房中樂曰安世於是高帝廟  
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五行舞木周舞其四時  
舞者孝文作明示天下之安和者也而孝景時采武  
德舞爲昭德尊爲太宗廟樂云武帝定郊祀之禮立  
樂府采詩夜誦之有趙代秦楚之謳以侍中李延年  
爲協律都尉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  
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  
用事甘泉園丘常以昏時夜祠至矣乃終使童男女  
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



冥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集會五經家論習之

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

詩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懸樂克宮廷芬

樹羽林雲景杳冥言斥閭羽葆之盛其一金支秀華樂飾庶旄翠

旌七始華始樂名肅倡和聲神來宴娛許其反庶幾是聽

其二粥粥敬懼貌音送細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

思踟躕經緯冥冥其二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勅身齋戒

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轅

四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暢矣皇

帝孝德竟全大功撫按四極其五海內有奸紛亂東北

詔撫成師武臣承德作樂交遊

別敞曰逆迎也言師行和樂遠通皆迎

簫勺

簫辭樂勺凋樂

羣慝肅爲濟哉益定

燕國

其六

大海蕩蕩

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

百卉殖

民何貴貴

有所

其七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

繼緒飛龍

秋

飛

游上天高賢愉愉民人

其八

豐草萋

女羅施善何如誰

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破無極

其九

雷震震電耀

耀明德鄉治本約

要

治本約澤弘

大加被寵咸相保

德施大世曼壽

其十

都荔遂芳宵窠

桂華

師古曰都良薛荔俱有芬

荔桂華之形宵窠然皆廟宮所有宵一交反窠一瓜反

孝奏

天儀若日月光乘

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

芒芒

廣

孝道隨世

我署文章

署分部也其十一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場久

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查查真真克綽永

福

綽延長也其十二

不豈禮

崇積

郎郎

克實

師象

山則嗚呼孝哉案

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

象譯也

兼臨是愛終無兵

萃

其十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靈告既饗德音孔臧惟

德之臧建辰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其十四

皇皇馮

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

則其十五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下孔六

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

帝之光嘉薦令芳詩考不忘其十七承帝明德師象山則

雲施稱民永受厥福八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

樂受福無疆九其郊祀歌十九章詩曰練時日侯有

望人說燭反骨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

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

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山般齋齋靈之至

慶陰陰相放懸房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且承

靈億牲繭栗染盛香尊桂酒賓八鄉以水漬桂靈安

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嬋音互並綽奇麗顏如

茶兆遂靡師古曰兆民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

玉如淳曰阿錫縠細布也俠嘉夜蒞蘭芳澹安容

八島頌集 卷之二十一 樂類

與舒獻嘉觴

此天神之歌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

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匡能

武后土富媪稱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此

歌青陽開動根莖以遂膏潤并愛歧行畢逮霆聲發

榮熾慶處頃傾聽枯槩復產迺成厥命衆庶熙熙施

及天胎羣生嘒嘒湛湛惟春之祺祀青朱明盛長粵敷

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劉敬曰桐幼雅也敷華

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進嘗廣大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侑之傳世無疆祀赤西顛沆湖浪揚揚

秋氣殺肅含秀垂穎續舊不發奸偽不萌祆孽伏息

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

正心翊翊。

帝祀白

玄冥陵陰。蟄虫益藏。

山草

木零落抵

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

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歛之時。掩收嘉穀。

帝祀黑

惟泰元

尊媪神蕃。登舊

舊

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

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

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恭

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

不胥

許乙反

飾嘉籥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

荒。鍾鼓笙竽。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祀黃靈

其

後上得神馬。渥注水中。伐大宛得千里馬。作蒲梢。太

一天馬之歌行幸雍獲白麟幸東海獲白雁次赤蛟  
象載之歌祀汾陰得寶鼎壇上有景光天報靈星齊  
房芝生甘泉作天門景星華燁燁諸歌類次成什而  
上勒兵朔方邊待單于塞下作鼓吹饒歌爲軍樂諸  
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亦多所譌闕故弗著方歌  
天馬時侍中黯進曰王者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化  
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薦之於宗廟先帝百姓  
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樂而罷是時河間獻王好  
古學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  
樂有肆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樂非

樂古

雅聲雅聲以存肆故施於後世猶得有所祖述禱賢  
五鳳之間天下殷富又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  
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  
梁龔德之倫皆召見待詔於雅樂終莫能宣明元帝  
多材藝善琴又被疾不親政留好音樂時時吹調簫  
自度曲分刊節度窮極要眇嘗置鼙鼓殿下天子自  
臨軒墮擗丸以銅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  
知音者莫能為然所好獨溺音是時郎頓丘京房好  
鍾律知音聲得六十律相生之法以為上生下皆三  
生二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於黃

亦五



鍾終於仲呂而十二律畢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  
生去減上下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  
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房以爲  
竹聲不可以刊度故作準以定之準狀如瑟長丈而  
十有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  
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  
候部用之截管爲律用臨以考聲列以驗氣會房刺  
而罷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禹弟子宋  
畢千輒反等上書言之天子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愛兼聽修

廢官立太學而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  
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  
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而希闕不講故自公卿大  
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  
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迄今未成今曩等  
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  
宜頌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  
于今稱之况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  
速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

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自哀帝爲定陶王時。疾惡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詔曰。惟世俗奢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焉。夫奢則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倍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廟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光大司空武奏樂府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

可領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爲鄭衛之聲。皆可罷然。百姓漸漬日久。溺之。又不爲制雅樂。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也。光武旣平隴蜀。得公孫述瞽師。及郊廟樂器。而法物稍具。乃增廣郊祀樂。奏青陽。朱明。西顛。玄冥。舞雲翹。育命。以祀天。祀北郊。及明堂。亦如之。迎時氣。五郊各以其時。用詩歌所宜。春夏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兼之。永明初。用博士曹克言。與禮樂。而東平王蒼。總公卿上議。言樂所以象功彰德也。古宗廟名奏。其本廟之樂。以崇厥美。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宇內治平。方外震疊。修建三雍。肅穆典

以雅頌  
之於樂名  
物也

祀功德至盛宜祭有廟樂於是采文始五行武德爲  
大武之舞爲世祖皇帝廟樂又采百官詩頌爲登歌  
樂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官樂四品一曰大予樂郊  
廟上陵諸食舉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祀六宗  
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  
短簫繞樂軍中用之章帝時太尉熹奏孝明皇帝功  
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立廟樂東平王蒼言管太  
宗廟樂曰昭德之舞世宗廟樂曰盛德之舞裕食高  
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謙  
德不廟即世祖廟藏主樂無所施用宜統於大武之

舞如自立廟當更作廟樂如制奏可自是漢諸帝皆  
不別廟不別樂統於武舞焉建初中太尉防言聖人  
作樂所以宣氣致和導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  
首發大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於是始行十  
二月迎氣之樂當漢時去古未遠樂氣與聲猶存故  
史漢律書獨詳具而儒者蔡邕張衡於音樂特精漢  
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圓其外猶四角規而圓之廐  
旁不滿九釐五毫尺四寸有奇其徑當四寸有奇  
廐之處九釐五毫之數箭末足方寸百  
寸圍其外每旁約十寸深尺積一千六百有二十寸容  
五寸廐其旁約五寸深尺積一千六百有二十寸容  
十斗一寸幕百六十二尺容一斗積十邕銅龠銘曰

俞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  
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而  
後世言黃鍾圍徑之數多祖焉自東京更董卓之亂  
諸樂器燔燬播蕩無復存者杜夔以精識爲魏雅樂  
郎工鑄鑄鍾其清濁不法輒駁令改作工訴其清濁  
任意武帝命將所鑄鍾錯雜更試扣聲品律一無謬  
爽乃知夔爲精晉太始中中書監荀勗造新律云與  
古器合惟散騎侍郎阮咸心譏其聲已高高比哀思  
不合於中和非典國之音殆古今尺長短所致也其  
後勗樂施用而始平田夫耕於野得古銅尺歲久欲

頌

廡鼎以校已所治果長四分有奇始服咸之精而莫  
能厝意焉自是樂益衰亡梁武思弘古道詔博求學  
術通明者陳所見寃於樂而莫知其解帝素善鍾律  
詳舊事遂自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  
壯舞文舞爲大觀舞取諸易郊明堂燎瘞奏禋雅取  
諸禮皇帝出入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永錫  
取諸詩王公出入奏寅雅取諸書上壽奏介雅食舉  
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牲雅大祭祀降神及  
送迎奏誠雅百官出入奏俊雅皆雜取五經家言以  
命之而樂章有粲其文辭並沈約撰其後帝旣篤信佛法



以戲曲爲樂

制善哉大樂大勸等樂十篇用讚佛道又有法樂梵  
唄皆童子倚歌而和設無遮大會則爲之用荒於理  
梁遂以亡陳改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而後  
主心賞胡戎樂沈於酒耽習之遣宮女習北方簫鼓  
自爲度曲酒酣輒奏之以爲歡於清樂中造黃鸝留  
無愁曲及玉樹後庭花等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歌  
詞綺麗極於輕靡男女相與唱和莫不隕涕出行遊  
於馬上奏之樂終哀來陳竟以亡元魏孝文垂心古  
雅正音聲自爲歌詩和上下被管絃宣之太常籬高  
允又奏樂府歌陳王業及祖宗德美以風北樂始近

於理隋開皇初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積歲不能定帝恚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庸設官何爲命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欲罪之諤曰斯事體大不可遽成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蓋其難也乃得解於是沛公鄭謩得龜茲人白薜祇婆法老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聲以爲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合而樂和邳公蘇威子夔議欲累黍立分以定正律呂帝素不悅學卿弘領其事又於音律不解而

何妥舊學爲儒者所衆推，耻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於是說者各異，朋立黨以相非，而是非混淆，或請令候樂擇成善者而後從，妥恐樂成，卽善惡易見，請大合樂廷試之。且逢上意，言黃鐘人君之象，法當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如假餘律旋生，是君臣更相爲也。因先奏黃鐘之調，帝大悅，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班賜妥等及諸修樂官有差，而譯等議絀不用。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及樂工，議者以爲乃中原承傳雅樂之舊，雖舊俗治化，而大體猶古。詔太常置清商署，領之。於是奇章公牛弘又請依古正五聲六律旋宮之

此

法每宮一調迎氣奏五調。纓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爲次。帝猶先入。要言絀旋宮之議而終隋之世。樂惟奏黃鍾一宮。餘聲律不復通。已舊工老死。或有能爲蕤賓一宮者。於饗祀展之。竟無覺者。而新樂候氣輒不驗。或初入月氣以應。或至中下旬始應。灰飛或三五日輒盡。或終月不盡。帝以問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吹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政不平。非月別而歲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中應各不同。於事應何當哉。弘

飛宮須明  
此寶常具  
也

不能對時樂工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嘗方食與人  
論聲樂因前取食器及他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  
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召見之時鄭譯方定樂上問  
何如對曰樂聲哀非雅正之音不可用也命造諸樂  
器於是以水尺起律調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  
并撰六樂譜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  
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而變化極於千有八降詩  
周禮旋宮之義久亡自漢魏知音者鮮能通之見寶  
常創其事初皆怪哂及是寶常應手成曲無所疑滯  
而皆依於雅正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甚衆然其

聲雅淡。不爲時好。太常善聲者。衆共排擠之。樂竟不行。而退省其私。未嘗不歎息。以爲有神解也。其後新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泣。或問之曰。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時四海初定。人皆不謂然。已乃卒驗。煬帝將之江都。樂工王令言子當從行於戶外。彈胡琵琶。令言方臥室中。聞之。蹶然起。變於色。急呼其子曰。此曲何自興。對曰。頃有之。令言歔歔流涕曰。必無從行。此曲宮聲往而不反者。君也。竟煬帝弒而隋亡。寶常後貧

因餒且死。取所著書焚之。曰。用此何爲。見者於火中。僅探得數卷云。初樂成。既施用。弘

等恐衆論庇詆之。乃上言樂議易淆。請盡銷毀前代

金石以息異議而古器間存者益復湮豈不痛哉煬  
帝矜奢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逢帝意擇周齊梁陳  
樂工子弟及知聲者數百人進之倡優雜揉絃管哀  
淫蓋樂壞極矣唐太宗即位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  
考正雅樂孝孫故從陳山陽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  
一律而生五音協律卽張文收依古法斷竹爲十二  
律吹調之而和隋初惟用黃鐘一宮擊止七鍾五鍾  
設而不擊至是叩五鍾咸應而十二鍾乃畢用布  
管飛灰順月皆驗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  
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當一歲之日又祖詵車依

本數因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  
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從一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  
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置一歲以配七音而旋相爲  
宮之法復著於是合考諸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之  
音多吳楚周齊之音雜胡夷乃考古音作大唐雅樂  
準十二月各順其律相爲宮而制樂曰十有二和曰  
和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也合之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饗園丘以黃鍾爲宮  
祀方澤以林鍾爲宮祭宗廟以太簇爲宮郊迎五氣  
及朝饗則各以其月之律爲宮祀天神奏元和地祇



奏順和宗廟奏永和郊社宗廟登歌奏肅和皇帝臨  
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飲酒奏休和  
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禮  
會登歌奏昭和郊廟組入奏雍和皇帝祭饗酌酒祝  
嘏奏壽和而郊朝祭享有代康凱安之舞時旋宮之  
義久亡傳世莫能知而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亦固天  
以啓一代之樂也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  
損其樂章然一循孝孫所制之音當樂成時天子躬  
臨考觀謂侍臣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  
隆替豈由於此僕射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

文中子告  
謂等以禮  
樂不者故  
其言五基  
乃爾

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曲。當是時。聞其音者皆泣下。  
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齊陳以亡。何謂治亂不在  
樂乎。上曰。樂聲所感。出人心生。將亡之政。其民苦。故  
聞樂而悲。非樂能使悲也。今三曲具存。試爲公奏之。  
公豈悲哉。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時文收  
請得以次董正餘樂。上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  
末喪亂。雖改律而樂不和。誠百姓安而金石諧矣。語  
近本。而先王風化天下之具。彌淪廢不復存。先是太  
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作舞隊象功名七德。舞始上  
生於慶善宮。及即位。宴從臣。其中賞賜吏民。比漢沛

宛上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  
樂後沿用爲文舞名九功舞上追念七德舞爲功烈  
所自起每宴樂用之謂侍臣曰斯舞雖發揚蹈厲與  
文德殊科然功業由之不可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  
聖武戡大難何文德足抵乎上矍然曰朕雖以武功  
興在位然實以文德綏之謂文不如武過矣時魏鄭  
公徵念欲上偃武修文見舞七德輒頰不視舞九功  
輒審諦觀之中宗昏德湛胡樂爲淫酣弘文學士武  
平一爲上言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  
音動於心形於物而哀樂之變應之樂正則風化正

樂邪則政教邪此先王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樂有胡部被之聲律聊以備四夷之觀昭服遠之致非美之也此日益以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沉溺始自王公達于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艷劇歌舞號曰合生趨數驚僻殆亡國之音也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以崇肅雍其兩儀承慶陛下受朝聽政之所也。比大饗而以倡優媠狎虧汗其間隳邦國之典臣竊惑之不納。玄宗爲平王時賜第隆慶坊坊南地忽水流溢變爲池及即位以爲祥作龍池樂已又作壽聖

樂作小破陳樂作光聖樂以象功於是分樂爲二部  
堂下立奏爲立部伎堂上坐奏爲坐部伎太常闕坐  
部不可教者隸立部立部又不可教者隸雅樂薄雅  
樂至於此其後上寢有感志於仙河西節度使楊敬  
忠製霓裳羽衣十二曲上之而道士司馬承禎承認  
製玄真大羅紫清上聖諸道曲皆隸太常初隋有法  
曲蓋絃鼗遺製出胡中傳以爲自秦漢而來曰秦漢  
子上酷愛之選坐部子弟三百人教之梨園號皇帝  
梨園子弟聲曲誤上親覺而正之又及宮女數百人  
居宜春北院習焉羯鼓本戎羯樂其音惟太簇一均

聲。唯。殺。特。異。又。上。好。之。以。爲。是。八。音。之。領。袖。諸。樂。不。足。方。也。天。寶。初。遂。升。胡。部。樂。於。堂。上。而。皆。以。涼。伊。甘。等。州。爲。名。於。是。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而。安。祿。山。竟。反。涼。甘。伊。州。皆。陷。於。吐。蕃。大。樂。官。祖。孝。孫。張。文。收。而。下。天。下。莫。能。以。聲。欺。者。稱。衛。道。弼。曹。紹。夔。之。倫。周。世。宗。時。有。司。設。元。正。儀。宿。懸。于。殿。庭。上。臨。觀。有。懸。而。不。作。者。問。樂。工。莫。能。對。歎。以。爲。樂。陵。遲。至。於。此。也。以。問。樞。密。使。王。朴。朴。乃。爲。上。言。樂。作。於。人。心。而。聲。假。於。物。聲。氣。和。而。能。以。反。感。乎。人。心。一。本。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而。九。者。其。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

得黃鍾之聲以爲樂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濁聲三分其一損益之爲相生之聲蓋十有二變而復於黃鍾之宮黃鍾者聲之總數也故十二律迭相爲均均有七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而樂成自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法廢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餘五調曰啞鍾不用故也唐太宗明於知人志復古道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之八十四調復完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樂器與工十不存一逮黃巢之亂而盡某官酌詳終莫能知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

記之文鑄鐘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肅承訓校石  
磬定之今在懸者是已狀雖鐘磬實無相應之和梁  
唐晉漢享國不遠未遑斯及十二鑄鍾不考聲律循  
環擊之而已黃鍾一宮之調亦不和備餘八十四調  
泯滅盡矣於是上命中書舍人賈儼與朴詳定乃依  
周法以秬黍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  
與凡在黃鍾之聲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以爲十

二管吹用不便做古法作律準十三絃依柱以定聲

其法宮聲長九尺張絃爲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八尺  
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大簇第十絃五尺  
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  
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



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琴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太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二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七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發其均至之聲歸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十二律旋相生而各爲均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而樂之歌奏畢由焉具奏言旋宮之聲久絕迨唐初乃有之而與禮經文相違今不敢遵用其詮定如上而臣淺學獨力未能宣究望集多聞知樂律者上本古典下順法故較次其得失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尚書昭等言朴新法音律和諧不相凌奪可施用從之宋祖受命廷臣議以爲朴

所定雅樂聲已高比哀思於中和不合詔判太常和  
峴詳定峴上言聖王作樂先立尺寸爲律呂而三分  
損益上下之以相生取合真音但以尺寸長短非書  
可傳故累秬黍爲之準後代試之或不符會惟西京  
銅望臬古法所存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  
也今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聲樂之高蓋中  
於此况影表上測天行獨不可以準繩樂律乎上乃  
令依古法造尺及黃鍾之管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  
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之亦適相  
符下尚書省集議衆莫能難由是更造十二律管而

雅音以和蓋又一代始造貞元合而樂和也於是峴  
請改文德舞爲玄德升聞之舞武功舞爲天下大定  
之舞而命樂曰大安本禮治世之音安以樂而名也  
大饗天曰高安祀地曰靜安宗廟曰理安天地宗廟  
登歌曰嘉安皇帝臨軒曰隆安王公出入曰正安皇  
帝食舉曰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曰順安皇太子  
軒懸出入曰良安元正冬至朝會曰永安郊廟俎豆  
入曰豐安祭享酌獻祝嘏曰禘安祭文宣王武成王  
用永安耕籍先農用靜安

宗廟借祖宮奏大善之舞  
順祖宮奏大寧之舞  
真祖

宮奏大順之舞  
宣  
祖  
宮  
奏  
大  
慶  
之  
舞咸平中太常言樂工濫冒闈於審

音即祭饗止奏黃鍾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於是詔翰林學士李宗諤等科條律呂樂器諸名數爲編曰樂纂且更樂工試補法式若肄習程課下之用習工於樂明年天子御崇政殿張宮懸按試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合登歌次鐘磬塤箎琴瑟笙簫各爲偶合奏吹箏琴筑參合奏乃後以擊鐻鐘倡六變九變爲朝會生壽之樂及文武之舞畢精習上喜甚賜賚有加自是樂府有倫大中祥符中改酌獻昊天上帝樂曰豐安皇地祇樂曰禪安飲福曰禧安別製天書樂章曰階安靈文諸曲

景祐初天下久平仁宗垂意於禮樂之事而判太常  
燕肅言樂金石不調願考修乃命直史館宋祁集賢  
校理李照及肅等典其事校理照言王朴律準視古  
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是冬興夏令春召  
秋氣蓋五代樂壞久而朴以其意創修不合古法而  
然也用之本朝卒以短祚其編鐘鑄鐘無大小輕重  
厚薄長短之差又銅錫不精聲韻失度大陵小抑非  
器也臣請依神瞽律法鑄編鐘一處樂當可和詔於  
錫慶院鑄之昭復請下潞州求上黨羊頭山租黍以  
定廣容下懷州取河內葭蓍灰以候氣從之鐘成聲

猶高更用太常府布帛尺爲法，乃下於太常樂四律。於是以前十二管之法鑄銅爲龠，合升斗爲量，率六百三十黍爲龠，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已又以鈔鐘之容，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命曰樂斗，已又言太常鐘磬十六枚爲虞，而四清聲承沿不擊，蓋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則鄭衛之樂也。請編懸，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自而生。於是廢四清聲不用，而自造八音之器，各十二種，而樂成。天子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擬頌告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

分造樂章參施羣祀作景祐樂隨新經凡六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聲定律諧於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敢憚改焉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置局於秘閣詳定而國子監直講胡瑗顏東推官阮逸進士房庶皆驛召預議議者競用相非瑗之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鍾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方九寸此度之所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此量之所起也重十有二銖此權衡之所起也度量權衡既皆出於黃鍾之龠則黃鍾之龠圍徑容受四者之法交相讐而實可得也今驗黃鍾律管每長

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則圍中容九分九分者。九方分也。世儒執守孤法。不能貫知權量之法。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耳。以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有十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正。權量之法無從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矣。蓋始以九分爲九方分。破徑三分之說。而所定律一取之。秬黍又不知變律之法。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損增林鍾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鍾清聲。而十二律之聲皆不當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



爲條理也。於是阮逸等言新樂所造鐘磬本馮元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而臣所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說。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竊考隋書志有云。尋漢志黍尺。或不容千二百黍。其容千二百黍。則於長九寸。不合。是班志所云歷代樂與符合者鮮矣。臣所爲獨執嘉量爲本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斛。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律度量衡合。則於制管中聲其合也必矣。故漢蔡邕深於音樂。獨傳銅龠以積成。嘉量於古今爲允。而逸等以上黨秬黍大者。

累尺小者實命已自戾於本法用以再累成尺與元  
初所製尺又復互異學士丁度等詳定言漢志審度  
之法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  
就今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蓋天  
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故前代  
制樂必求古雅之器校焉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  
賢聖制作宜可取則而爲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  
無復存者今獨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尚存今取四物  
首足肉好長廣分寸於正史合者用以參校宜斛尺  
可定有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時論互異處士

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於是知諫院李先言樂之爲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未易輕語。西漢去聖尚近。制氏世典大樂。亦已直紀其鏗鏘。而莫詳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遠求三代之音。通明述作之事。不亦難乎。國家制樂數年。繁費甚廣。務爲異說。欲以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未能裁定。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但取其諧和近雅者用之。庶其可乎。於是上御紫宸殿。奏太常新樂。召輔臣省府館閣臨觀。而瑗逸等皆進官。初李照以王朴所作樂音高。其新樂律下。太常

歌工病歌不成聲私賂工使減其銅齊聲稍調而歌乃可協照按試曾莫之覺也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將給銅更鑄於銅齊中得古編鐘一不知何代作而有銘銘曰粵朕皇祖寶籒鍾粵萬斯年子子孫孫永寶叩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形則垂如朴製工不敢毀藏之太常已瑗等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聲弁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而而震掉著作卽劉義叟謂人曰此其聲於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其有憂乎嘉祐元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朝前夕設仗衛大雨雪宮懸架折上大驚於禁中徒跣露

禱因遂感暴疾風眩云元豐初太常楊傑疏大樂之失言臣聞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乃天地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故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書曰詩言志歌永言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是歌非永言也請節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人言志詠以爲歌而五聲從之是曰依永律呂焉是曰和聲所謂依人聲而制樂器以寫之樂本

效人非人效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以詠，依聲不依詠，以聲和律，律不和聲，非古也。管、虞樂成，九以簫爲主，商樂和平，惟磬爰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音，則知鐘、簫、磬者衆樂之所宗也。天子之樂八，鐘、磬、簫乃倍之，而十六斯遵，何義哉！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四清聲曰子聲。今四清聲廢不用，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亦何從而諧哉！今巢和笙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久而聲宜可和。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樂奏一聲而諸器各以其

聲應之。然後和。今琴瑟埙篪笛簫箏筑奏一聲而鑄鐘特鐘編鐘連三聲並應。聲煩而衆音爲之掩抑。是奪倫也。於是天子異其意。詔秘書監劉几禮侍郎范鎮與傑等詳定。傑於樂本無心解。而論議浮之。乃奏言王朴所鑄鐘已厚聲疾而短聞。請銷毀。太常以爲大樂所典。乃法度舊器。不當毀。製新樂成。得參校失得。詔許借朴鐘爲清聲。不聽毀。已命輔臣行按試。先一夕。傑上言。朴鐘已弊。壞不諧。請銷之。樂工不平。夕藏之。厥明。輔臣至。出以叩音韻如新。傑大慙。沮時進。考度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以子穀

和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  
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本脫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  
則知前世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非尺起於  
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非一黍  
爲一分當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黍中得九十分  
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可定也衆莫之  
信而直秘閣范鎮獨是之以爲衆論所不及欲求一  
稔二米和氣所生黍以定律而凡議以爲律主於人  
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必以古器調  
聲猶以古冠服被今之人容體豈有稱哉儒者亶泥



古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剛柔輕重之用隨時也於聲與器必不合矣。諸皆主聲然所定樂大都即李照之舊加四清聲而奏之。猶之舊樂云詔罷局加賜鐘等有差。鎮辭謝曰。此劉几樂也。臣儼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嫌於干進。寃請老。旣得謝。乃請太府銅爲之。逾年始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竒上之。於是天子親臨觀奏焉。賜詔褒美。下太常。太常言鎮樂自其一家。學難施用。而制樂如舊。大都宋世爲鐘律之學者。非心洞玄解而馳騁於論議。故莫能有。元始鎮於司馬溫國公。光大飾如一人。至論樂各。

往復評不相協。及鑄周籥，漢斛成，欲招光至，穎昌就觀。光答之書，言樂之要眇，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其求之甚難。自漢以來，儒者以其曾臆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廷。非后夔復生，莫之能決。彼周籥出於考工，既非經見，是非固不可辨。知如漢斛者，則劉歆佐王莽所爲，就令尚存，非必可法者哉。蓋嘗之也。至崇寧中大奸柄國，欲張樂以爲名，而天子有感，意於仙蜀，剩負卒魏漢津嘗及事范鎮，見其制作，粗通其一斑。因託言遊蜀，得師事唐僊人李良，授鼎樂。

之法而極詆後世累黍之謬。本大禹聲律身度之言請帝中指中寸爲寸以度律語具異。教考中會端州上古樂鍾驗竅制乃宋成公時鐘也。而天子起端王在位於是御崇政殿合樂御大慶殿受朝賀。下詔言得隱逸之士於草萊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朕將以薦郊廟和萬邦。其名樂曰大晟。未幾金入汴。凡大樂軒架并景鍾九鼎皆亡。方宋之隆。周元公惇頤之論樂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慾心平。

是謂道

釋優游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

也是謂道

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

刻縱欲敗

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

妖淫愁怨

導欲增悲而不能止蓋有賊君弃父輕生

敗倫而不可禁者矣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

古以宣化

今以寡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

者遠矣程

正公願以爲律自然之數樂必律以考聲

管以候氣

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張明公

載以爲聲音之道

通於物感蠶吐絲而商絃絕金氣

盛而木氣衰

此自然之符也今人求古樂已深始以

爲不可知。不知有可知之理。惟德器深厚者能之。諸  
皆窮本達變而深得其要機。淳熙中。建陽蔡元定於  
樂律有冥契著書二卷。曰律呂新書。其上卷以漢志  
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爲黃鍾  
第一。以淮南子漢前志本黃鍾之律以三歷十二辰  
積之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第  
二以黃鍾三分爲損益定生十一律。第三次十二律  
之實四次變律五次生律五聲圖六次變聲七次八  
十四聲圖八次六十調圖九於是候氣審度嘉量權  
衡次焉爲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書志經傳疏注呂

氏春秋淮南子下至歷代龠尺欵識用以明造律和聲均調候氣制器之事爲律呂證辯者甚具其說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是聲氣之元也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截竹爲管吹之聲和候之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以三分損益歷十二辰而十一律由是生焉明興高皇帝寅恭郊社宗廟之祀御製圜丘方澤分祀樂章後定合

祀更撰合祀樂章禮成歌九章已病音樂之未復古也 詔尚書同尚書凱與協律郎謙定雅樂而學士

爲濂樂樂章著令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

園丘方澤祈穀大饗

曰八奏

神祇壇太歲壇先農高舉

曰七奏

朝日夕月太社稷歷代帝王廟

曰六奏

宗廟時祭祫禘帝社稷

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

佾有文有武其樂曰中和韶樂曰堂下樂曰丹陛樂

曰侑食樂曰大樂其雅樂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奏

萬舞之節俗樂有百戲隊舞謳歌之承應祭祀用雅

樂太常領之協律郎司樂考協之 朝會燕享兼用

樂奉鸞司掌之

郊廟皆奏中和韶樂園丘迎神奏中和奠帛奏肅和進俎奏徵和初

獻奏詩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寧和徹饌奏雍和  
神奏安和望燎奏時和宗廟迎神奏中和初獻奏  
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熙和徹饌奏雍和還宮奏安  
和皆初獻舞武功亞終獻舞文德大宴享奏堂下之  
樂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皇風之曲平定天下之  
舞樂章曰清海宇三奏眷皇明之曲撫安四夷之舞  
樂章曰俗樂府名四奏天道傳之曲卓書會同之舞  
奏章曰泰階平五奏振星綱之曲六奏金陵七奏長  
揚八奏芳體皆百鼓承應九奏駕六龍之曲隊舞承  
應焉食舉奏備食樂一曰上萬壽奏平定天下之舞  
二曰仰天恩奏撫安四夷之舞三曰感地德奏車書  
會同之舞四曰民樂生奏表正萬邦之舞武舞五曰  
感皇恩奏天命有德之舞六奏慶豐年七奏集禎應  
八奏永皇圖九奏樂太平小宴樂一曰本太初二曰  
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  
泰階平七奏君德成八奏聖道行九奏樂清寧而天  
子陞座還宮百官行禮皆有樂曰升  
陛大樂樂章皆近質無商雅之辭  
先是上殿前  
代樂章用謾詞爲容悅也令更撰以進謂侍臣曰禮



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古樂廢久矣  
新聲代變至元而雜以北裔胡戎之聲甚者飭古先  
帝王若祀典神祇爲舞隊悖褻已甚殊非所以導中  
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於音律諧協有和平廣大之  
意自今諸一切流俗喧噓淫褻之樂悉屏蓋天大一  
統而樂道以昌自是歷世遵用太常肄常習舊而已  
無能紹明之者方定樂時 上陳樂器於廷 召學  
士朱升等考定 上親拊磬余升辨五音對忤 旨  
怒欲法之起居注昂從容前論解 上曰升自謂審  
音顧不辨宮徵何也昂頓首曰石音難辨自古而然

唐虞惟后夔爲能和此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詩曰旣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其難也。上曰即如任豎儒治樂樂何由和。馮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爲霽威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皆不謂李文利之說爲然以爲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原依古往而來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廷相駁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

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曰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于喉乎，出于唇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鍾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

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于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于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令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略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清則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况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

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旋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正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至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于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爲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認矣。韓司馬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瘍發

背瘡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啓。於是作志樂，以爲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漸變體。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圓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交之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享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盛爲郎時，從受樂三

月而得其數，則請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構桐竹，絲漆于製管，吹之而和，製琴瑟，簫笙埙篪，奏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復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姬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鍾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起篝燈，趣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撫膺高蹈，喜曰：得之矣。始吾志樂成，况賜飛舞於庭者久之，應其在子耶？然太常肄常習舊。

朝議未遑。崔文敏銑曰。器數名物必也。秦漢之詁乎。殘編遺器。彼猶及見。其音塵。今無從質也。不形於器。不發於音。烏取乎辨博相高哉。又曰。今中原化而夷者。未之能革。則俗樂其尤也。隋在朝者。溺於淫放。萬寶常處恬而心一。故聞樂而知其亂。予非人。諳俗樂。初入翰林。夕並西苑。行聞南有樂聲。煩促而哀。予愀然動意。未旬日。孝皇崩。